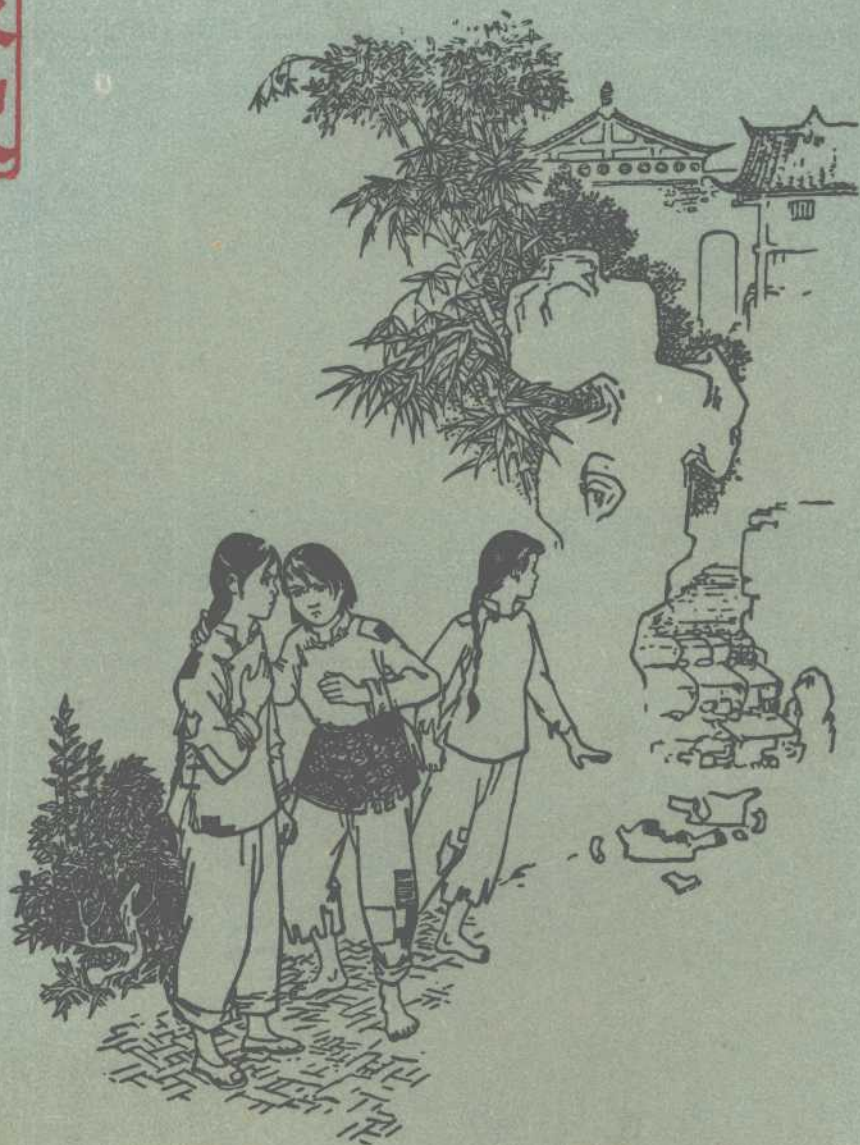


家史



苦乐悲欢四十年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苦乐悲欢四十年

遵义县枫香区
纸房公社社长

张成贵家史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五年·贵阳

插图：高先贵

苦乐悲欢四十年

遵义县枫香区 张成贵家史
纸房公社社长

*

贵州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
(贵阳市延安路3号)

(贵州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)
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贵州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张：1 $\frac{3}{25}$ 字数：13,000

1965年9月第1版

1965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820册

统一书号：T3115.206 (1902)

定 价：(5) 九 分

編書人的話

在偉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，我省廣大工农勞動群眾，通過擺“家史”，向年青的一代進行憶苦思甜的 教育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。這些家史用血淚斑斑、一字一恨的事實，揭露了舊社會的無邊黑暗，控訴了反動統治階級的滔天罪惡，反映了勞動群眾不甘受奴役壓迫的鬥爭精神。一家勞動人民的历史，就是解放前千百万勞動人民遭受階級迫害的縮影。為了让这些家史在階級教育中更好地發揮作用，我們將選編一批，陸續出版。

解放前，廣大工农勞動群眾，在帝國

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重重压迫下，受尽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，过着衣不蔽体、食不饱腹的痛苦生活，逃不脱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。一九四九年，平地春雷响，我省得解放。灾难深重的劳动人民，从此拨开乌云见了太阳。他们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夺过了刀把子，掌握了印把子。奴隶变成了主人，饥寒交迫的生活一去不复返。他们在党指引的社会主义大道上阔步前进！

想想过去，看看现在，两个时代，两种社会制度，对比鲜明、截然不同！我们要莫忘过去苦，珍惜今日甜，为更加幸福的明天艰苦奋斗！

一九六五年八月

我今年四十岁了，经过了新旧两个不同的社会。在旧社会里，我受尽千般苦，仇恨如山，高过九重天。在新社会里，我翻身做主人，生活幸福，千笔万纸写不完。真是：前后四十年，苦乐两重天。

我娘家住大方县理化区石墙院于家坡。祖祖辈辈田无一分、土无一寸，只有一个“苦”字传家。听爹说，奶奶饿死在大旱的一年。爷爷被派伙去修毕节的马路，活活拖累死了。叔父遭抓兵出去送了命。丢下爹一人，空有一身木匠手艺。

农忙时，他到地主家打短工，等谷子割上坎就背起个烂背兜，到处去找活路做。就这样，一辈子连自己一身衣食都顾不住，谷草编个圈圈当帽子，棕索捆块襟襟吊吊的狗皮就是衣服。地主老财嫌他又脏又黑、胡子拉碴，骂他是招凶报恶的“鬼灯哥”（猫头鹰）。人穷，连名字都叫不起呵！爹在旧社会，活到六十岁，只得个绰号“张猫头”。

妈生我姊妹六个，一家八口，连个安身站脚的地势也没有。给地主帮工，讨个牛圈偏房住，也是兔子的尾巴——长不了，五年里搬了六次家。最后，还靠好心的潘八娘，在他家小块地上，让我们搭了个千脚落地的窝棚，一家人才算有了个落脚处。爹妈只望拖出我几姊妹，一辈子勤扒苦挣。可是，那个世道，想靠帮

工打短养家活口，那是水里捞盐，难上加难呵！我两个哥和二弟都是从小给地主放牛吆马，妹子和幺弟出世就跟着挨饿受冻。我呢，是我家祖祖辈辈这根苦藤上结的个苦瓜，八岁那年落进了地主李葆初的虎穴狼窝。

落入虎口

我们于家坡寨上有个杨老崽，是大方城地主、大盐商李葆初家的狗腿子。一九三三年腊月的一天，这个平时走过我家窝棚都要吐三泡口水的老家伙，拄着棍棍来了。老财上门，那是黄鼠狼给鸡拜年——没安好心呵！杨老崽把爹喊出去谈了一阵，就恶声武气地走了。原来，他是强迫我爹卖我到李葆初家当了头。那几天，爹眉头打起疙瘩，妈整天眼

泪不干。他們都曉得，李家那扇門是龙潭虎口，进得出不得。可是，那时候，穷人是地主手板头的湯粑面，他要圓就圓，要扁就扁。鋼刀架在你頸子上了，有什么法子能逃脫？！

第三天晌午边，楊老崽領着个大汉子来家拉人了。进門把装着半口袋谷子的旧布袋往地上一丢，甩給爹一张皮紙文书，还凶神恶煞地說：“人卖了，就不再是你张家的姑娘。白紙黑字写的明白，生死病災各由天命。”話音未落，狗家伙一边一个拉起爹的手和脚，涂上墨，就往文书上按。我爹象突然被人捅了一刀，心痛得閉紧眼，泪直流。这时，媽紧紧摟着我說：“幺！財主家規矩大，爹娘不在面前，你……”一句話沒完，眼泪牽綫地掉。我这个八岁的娃，虽是苦水里泡大



捆不手。他們都覺得，各家房門是虎
背虎背，進得出不得。可是後來，有
人是地主手板頭的圖，

...

...

...

...

...

...



的，但也是娘边崽，沒离过娘身。我抱起娘的腿，大哭大嚎：“媽呀！我不去！死我也不去呀！”媽心痛地一字一声哭着：“幺！你……莫鬧……你鬧……就是……撕娘的心……”楊老崽等得不耐煩，拿起棍子直躁地。大汉子喊一声“走！”扯起我的胳膊就往外拖。这时，爹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，睜着一双怒眼，滿脸通紅，大叫一声：“不准拖娃儿！”躡上前，一掌推开了大汉子，泪花轉轉地对我說：“幺儿，不是爹娘狠心。財主起了意，实在无法呀……”爹說不下去了，一把抱起我，轉身朝外走。我在爹怀里又哭又喊。媽跟出来，站在雪地上，双手捂住胸口，眼睜起，不出一声，光見她脸上泪成河。儿是娘身上的肉，不在那个刀口上，哪个舍得丢呵！

于家坡到大方城李家，二十里出头。我一路不停地吼，直到声气哑、哭累了，才趴在爹背上睡着了。突然，听爹轻轻喊我：“么！你就在这里，等几天，爹来看你。”我睁开眼睛，还没清醒，爹已经把我放在个石院坝的阶沿坎上，掉转头往外走了。我爬起身就追。杨老崽竖眉瞪眼地站在朝门边，一手揪住我的衣领，“乓”的一声，把朝门关起下了栓。我捶着门板，放声大哭。可是，天不应，地无声。从此，我落入虎口里，受尽了苦，遭尽了罪。

李葆初是大方县出名的大财主、大盐商。那时，川盐销贵州的几条盐路中，有条“永岸”盐路归他家经管。从四川叙永到贵州安顺，一连七八个县的盐路上，县县有他家开的盐号，到处有他家置的

田产。光是大方县内，干租就要收五六百担。每年从运销盐巴上剥削得的银子和大洋，成挑地盘进家。

靠着这搜刮来的穷人血汗，他们盖起高楼大院，肥吃海喝，过着悠閒享乐的生活。全家老少三代只十口人，服侍他们的丫头、奶妈、长工、厨子倒有头二十个。他家的小儿崽子生下地有奶妈伺候，到十二三岁就呼奴唤仆，丫头左右不离身了。我到李家第二天，他们给我改名“小金菊”，专门伺候“三小姐”。从此，我这个八岁的孩子当奴隶，作牛马，过不上人的生活，更没有了做人的权利。

每天，她起床，我要提鞋送袜、铺床迭被；她吃饭，我要盛饭送菜，端茶递水；她上学，我要提着书包，早送晚接。整天，屁股不沾凳地跟着她转，连走个茅廄

也要你服侍。她眼里哪把你当人看待呢！走路都不许和她并排。碰上下雨天送她上学时，要跟在后边，把伞往前举着替她遮雨，自己总是一身遭淋个透湿，冻得牙齿直打颤。平日一点不如意，她就拳打脚踢，又扯头发又撕嘴的。有一回，我从灶房里给她端莲子汤。个子矮，门坎高，进房时，碗一斜，把汤晃了一点在手指拇上。她说我整脏了，连碗带汤朝我脑壳上猛砸下来。脑门砸出了血，滚烫的莲子汤，烫得我脸上一串泡。

服侍她整两年，日子真是象油煎。我嘴边的血印没断过，身上皮青肉紫，新伤接旧疤。我偷偷哭过好多回。两年了，我还死心眼地老是记着爹的那句话：“等几天，爹来看你。”一走过院坝，我总要盯着那扇黑朝门望几眼，巴不得朝门突然

打开，爹会走进来。可是，爹再也不来了。

熬到第三年上头，这个“三小姐”出嫁了。他们就叫我去服侍“二少爷”和“二姑娘”。这一下，真是换了菩萨没换庙，爬出了油锅又上刀山。

当年夏天，“二少爷”这恶狗的脚步长烂疮，结起血痂痂，每天，要我用药水洗给他洗。有一天，我送水晚了点，他硬说我嫌他烂脚不肯洗，逼着要我把他脚上的脓血舔干净。地主的心肠好歹毒呵！我牙齿把嘴巴皮都咬出血来，硬不肯舔。他一拳把我搥倒，又拿我的头往墙上直撞。我是宁肯遭整死，也不能受这样糟踏呀！

恶狗还有个起夜的病。我白天前房后屋，楼上楼下手脚不停地转，一直到晚上，服侍他两口子睡了，还要靠在床踏板

上，等着递夜壶。从这时候起，我在李家連个草窝鋪也沒得了。不論冬夏，在那张床踏板上閉閉眼睛，就算睡覺。十多岁的人，白天累死累活，晚上一睡着，就难得叫醒。狗家伙眼一睜，叫一声不見应，就提起我的头发，又揪眼皮又撕嘴。有一回，我滾到地上睡着了。他喊不应，伸手也抓不到，就叫醒他婆娘起来，拿皮鞭狠狠地抽我。深更半夜的，他們怕我叫喊吵人，还拿块帕子塞住我的嘴。

第二天早起，“二少爷”气还不消。我給他端洗脸水，水不涼，他嫌涼，罵我：“烂了头，你不曉得你家二老子洗不得涼水？”我赶忙到灶房头去加了热水。他手指拇往盆里一沾，回手就是一耳光：“你想燙死老子？”等我第三次拿水来，他把眼一膘，扯住我的头发就往盆上撞：“你